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第一〇七回 蔣澤長誤入黑水湖 白面判被捉蟠蛇嶺

《西江月》曰：凡事皆當仔細，不可過於粗心。眉來眼去要留神，主意還須拿穩。莫看甜言蜜語，大半皆是哄人。人人圈套被人擒，休把機關錯認。

且說蔣翁僱船是行家，一問上武昌府的船，自然有順便的就答言了，見這位老者可善靜，出來這位年輕的可是兇惡，說：「二位上武昌府，請上來瞧船。」蔣翁說：「我們瞧船幹什麼？」那人說：「船與船不同，這不是那破爛船隻，上船就擔心。」蔣翁說：「到武昌府多少錢罷？」那人說：「管飯不管菜，二位，五兩銀子。」蔣翁說：「不多，不多。你們要遇見頂頭風，可就賠了；遇見順風，還剩幾個錢。」老者說：「原來你是個行家，請上船罷。」柳翁瞧著這個船家發怔，暗暗與蔣翁說：「這個船家可不好哇。」

蔣翁「嗤」的一笑，說：「老柳，你這是多此一舉，黑船不敢與他們這船貼幫。你且記：僱船，離碼頭或上或下，有一兩隻，此是黑船，萬不可僱。」也不在話下。

二位搭跳板上船。老者問：「二位貴姓？」蔣翁說：「我姓蔣。這是盟弟，姓柳。船老闆貴姓？」老者說：「姓李，我叫李洪。」蔣翁說：「那個是伙計呀，是什麼人？」

管船的說：「那是我姪子，他叫李有能。」遂說道：「二位客官，方才已經言明，我們管飯不管菜，趁著此處是個碼頭，或買肉買酒，快去買，少刻要開船了。」蔣翁說：「你們給我們買去。」老者說：「咱們這有人。」柳翁把包袱打開，內中有一個銀幅子。

打開銀幅子，「嘩唧」一聲，露出許多銀子來，也有整的，也有碎的。蔣翁瞪了他一眼，拿了點碎的，叫有能去買。李洪拾奪船上船篷桅繩索。不多一時，有能買了回來。蔣翁說：「剩下的錢文，也不用交給我們了。」少刻間，把錨索提將上來，撤了跳板，用篙一點，船往後一倒，順於水面，這且不提。

單言蔣翁與柳青在艙中說：「柳賢弟，你是個精明強幹的人，怎麼這麼點事情你會不懂的？」柳青說：「什麼事？」蔣翁說：「水旱路一樣，你把銀子一露，這就算露了白了。窮人他有個見財起意，今晚晌睡覺就得加小心。」柳翁說：「咱們給他那銀子，不要了，咱們下船罷。」蔣翁說：「我是多慮呀！」柳翁說：「你是多慮，我是害怕。三面朝水，一面朝天，你敢情不怕。咱們下船罷。」蔣翁說：「無妨，有我哪。」

柳翁說：「沒事便罷，有事就是我吃苦。」焉知曉他這一回苦子更吃大了。柳翁說：「你瞧。他們這是於什麼呢？」連蔣翁一瞧，就是一怔。是何緣故呢？他們兩個水手在那裡喃喃咕咕的，兩個人交頭接耳，不知議論什麼事情。柳青說：「咱們這還不下船？」

蔣翁說：「下船幹什麼？這兩個小廝真個要起不良之意，就是活該他們惡貫滿盈了，可怨不上咱們。」柳青說：「你看他們又喃喃什麼呢？」蔣翁一看，果然是又喃喃咕咕的。

見那個年幼的皺眉皺眼，咬牙切齒，意思是要一定這麼辦。又見那個老頭兒搖頭擺手，那意思是不讓他辦。遂說：「柳賢弟不怕，有我哪。他們不生別念便罷，他們要生別念頭，就有前案，結果他的性命，也不算委屈他們。晚晌睡覺，多留點神。」柳青終是不願意，也是無法。

正走之間，忽然見前邊由水中生出兩座大山，當中類若一個山口相似，再看好詫異，見那水立時改變了顏色，類似墨湯兒一般。蔣翁一瞧一怔，叫道：「船家，這到了什麼所在了？」船家說：「這是黑水湖。」蔣翁說：「把船靠岸罷。」船家說：「什麼緣故？」蔣翁說：「我們不走黑水湖。」船家說：「因為什麼不走黑水湖？」蔣翁說：「你不用問我們，我們不走黑水湖。黑水湖慣出強人。」船家說：「若要是道路不安靜，我們也不敢走。只管放心罷，不像前幾年了。」蔣翁說：「不管像不像，我們不走。」

船家說：「已經到了這了，不走不行了。」蔣翁說：「你繞遠都使得，多走個一天半天的不要緊。」說話之間，已到了黑水湖口了。船家說：「二位客官，只管放心罷，這就進湖口了。」蔣翁也就不拿這事很攔在心上，總是藝高人膽大。柳青也就無法子了。

若論使船，上水櫓，下水舵。至黑水湖搶上水，才能進得了湖口。搶上水是最難搖櫓的，總得有力氣。水都歸在湖口，往外一流，水力甚猛，搖櫓的得一口氣搖進去才行，不然若搖在半路，力氣不加，船就順下流又出了湖。不然，怎麼說搶上水最難？若是有能行的，正在二〇五六歲的光景，「嘩嘩嘩」的盡力搶著上水，往湖口裡一遙這只小船將進了湖口，就聽見東山頭「噲唧唧」一陣鐘響，打上頭「吧噠吧噠」扔下許多軟硬鉤來，搭住了船頭。眾嘍兵一叫號兒，往裡就帶。蔣、柳二位看了個挺真，見這些嘍兵一個個蓬頭垢面，衣不遮身，滿臉的污泥，漫說靴子，連利落的鞋襪都沒有，真是一群乞丐花子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。何為叫軟硬的鉤？就是鐵鉤。可是五個，上頭掛六尺長的鐵鏈，鐵鏈那邊是極長的絨繩，好打山上往下扔。若要瞧見船隻進了湖口，他們就用軟硬鉤往下一扔，鉤尖扎住船板，眾嘍兵一叫號兒，往近一拉，拉著一跑，直奔東山邊去。

蔣翁看著這個景況，早就躡出艙來。蔣翁懂這個事情，一出世四歲，淨守著水賊水面的事情，無一不曉，無一不知。他們這船家叫送禮。合賊勾串，每遇載上有錢財的客人，必得要送到他們這裡來。水賊作了買賣，還分給他們成帳，船家又不擔不是。

蔣翁一生恨透了這個人了。蔣翁往外一躍，就奔了有能去了。有能嚇的也不敢搖櫓了，被蔣四爺攔腰一抱，說：「我恨透了你們這種東西了，咱們水裡說去罷！」只聽「撲」一聲，兩個人俱都墜落水中去了。把後頭那搬舵的嚇的是身不搖自戰，體不熱汗流。蔣翁說他們送禮，說屈了他們了，他們也不是賊船。皆因李有能所為的此事，省二百多里地的路程，依著李有能主意，要搶湖穿湖而過，李洪不讓。李洪說：「近來湖中走不得，我聽見人說，連客人帶船、帶船家都走不了。」李有能說：「不怕，到底近二三百里地呢。設若搶過湖口去，豈不省些路程？就是搶不過去，船隻也不礙。近來搶湖口的甚多，都沒有遇見什麼事情。」那老者是執一的不讓穿湖，後來才點了頭。他們那喃喃咕咕的，就是為這件事情。進得湖口，搭住船隻，李洪焉有不害怕的？柳青一見這個景況，也是害怕，要是在旱路也就不緊要了。蔣翁一瞧，把個使船的抱入湖中去了。自己把衣裳一掖，袖子一挽，亮出刀來，躍出船艙，刀刺鐵鏈，「呱呱」的聲音，一絲也不動，又夠不著絨繩。不然，怎麼說是軟硬鉤呢？硬鉤，淨是鐵鏈，多少丈長，未免分兩太重；要是軟鉤，淨是絨繩，遇刀就斷。故此用的是軟硬鉤。刀刺鐵鏈不動，刺絨繩胳膊夠不著，急的柳翁在船上跺腳，罵道：「病夫哇，病夫！你可害苦了我了！」見嘍兵往東山邊上拉著一跑，「嘩唧」一聲，那船一歪，在水中一半，在山坡上一半，把柳翁幾乎沒摔下水去。借力使力，就著往岸上一躍，這可得了手了，「叱噠噠噠」亂砍。嘍兵本來就有幾天連飯都沒吃，又沒有兵器，豈不是甘受其苦，挨著就死，碰著就亡，扔下鉤，南北亂躡。柳翁追上，就要了他的性命。

不多時，打山上跑下一個人來，身高六尺，頭挽髮髻，沒有頭巾，身穿破襖破褲，直看不出什麼顏色來，足下的靴子綁著像錢串，面賽地皮，拿著一口刀，說話餓得連點氣都沒有了。柳青看見他，肺都氣炸了，罵道：「山賊！過來受死！」那山寇擺刀就刺，覺著眼前一黑，往前一栽。柳翁倒省力，就結果了他的性命。

你道這山中為什麼這麼窮呢？有個緣故。常說：「一將無謀，累死千軍；一帥無謀，挫喪萬師。」山中大寨主是個渾人，眾人跟著他受累。若論此人，身高丈一，膂力過人，使一雙三稜青銅肘箭刺，天真爛漫，人事不通，名叫吳源，外號人稱鬧湖蛟。他不曉的綠林的規矩，他把船家傷了。論說水賊不傷船家，旱賊不傷馱夫，這才是規矩呢。他一傷船家，船家要一通信，他就沒有買賣

了。餓了幾天，連寨主皆是一體。好容易報有船到，嘍兵下去。又報扎手，教四寨主轟凱出去，又報轟凱被殺。吳源親身出來到湖。此湖叫黑水湖，嶺叫蟠蛇嶺。吳源下了蟠蛇嶺，柳青一見山賊來得兇惡，擺刀迎頭一剝。

吳源看見一閃身，一腳就把柳青踢倒，吩咐嘍兵連船家一並綁上，將他們煮了，大家飽餐一頓。若問柳青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